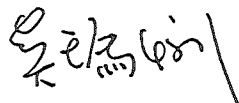


當代藝術在台灣困境



西方當代藝術發展的現象，非常突出地反映了市場不斷求新求變的邏輯：儘管對它今天所呈現的面貌，可以有諸多爭論，但對於在發展過程中，創作者想要從既有的生產—流通方式、作者—觀眾關係之間找到另種可能而有不同的表現，即使對它全面否定，也沒有解決原先所提出的問題。

台灣基本上還無法跟當前西方有關當代藝術的論戰產生直接的對話。因為，台灣的藝術現象不夠多樣化，藝術市場也自外於西方藝術市場，仍走着一個完全由收藏者品味和缺乏當代藝術知識的畫廊人在引導的傳統模式。台灣的藝術市場和其他文化現象一樣，是在封閉和狹窄的地域裏運轉，而往往成為當代藝術創作者發展的障礙。

但若歸根究柢，原因也許在於有開創性的藝術體系還沒有在台灣建立起來。從創作者經中介者(藝評、美術館)到觀眾，三者都各行其是。其中，中間這個環節沒有穩實建立，是最大的缺失所在。

由於過去台灣對於西洋藝術理論不夠重視，造成沒有當代藝術詮釋者。因此，西方由於不同詮釋帶來的多元文化現象，和我們這裏因為沒有詮釋而各自成為山頭的混亂現象，不可相提並論。

當代藝術除了繪畫及小型方便收藏的立體作品外，不受市場青睞是世界共通的現象。但藝術創作者的思考，並非從「符合市場需求」出發，而是在藝術體系裏產生一種對話關係，因此，它需要詮釋者為它梳理整個脈絡，並傳達給觀眾。由專業詮釋者所組成的機構如美術館，其職責便在於支持創作者不斷開發新的理念。

在西方，儘管對於美術館的當代藝術收藏，或對她所支持的當代藝術走向，被批評為走到死胡同，有使藝術崩潰的危機：但這個問題是整體當代文化所面臨的困境，而不僅是當代藝術所面臨的問題。

但在台灣，由於缺乏專業人士，美術館往往只是一個擺平各方勢力的政治場所，她沒有理念，更沒有藝術觀點。對於甚麼是藝術，可能是一點也無所謂的。

以台北市立美術館(簡稱北美館)為例，除了多年前曾策劃過以裝置、行為空間為題的展覽後，便再沒有策劃類似的活動。而為了把當代藝術從傳統水墨、油畫分離出來，於是有「新展望」，現更名為「雙年展」的比賽。但參與比賽的作品必須符合「容易收藏，容易安裝」及不可現場製作的條件，這無形中限制

台灣基本上還無法跟當前西方有關當代藝術的論戰產生直接的對話。台灣的藝術市場和其他文化現象一樣，是在封閉和狹窄的地域裏運轉，而往往成為當代藝術創作者發展的障礙。

了作品理念的發展。另外，北美館雖提供美術館地下室最邊間(象徵化外地區)，給「實驗性」創作者申請使用，但不提供經費及安裝協助。這些，對於當代藝術創作者雖然不能說毫無助益，但也表明美術館不支持、不推廣的態度。這和西方美術館在當代藝術中扮演的推波助瀾角色，差距千里。

台灣的畫廊，偶而也做裝置性或觀念性的展覽，但很少為創作者提供經費，或積極為之推廣。因此，這些當代藝術創作者就自嘲是畫廊的包裝師，為畫廊塑造當代的形象。但總是聊勝於無。而一些打着支持當代藝術旗號的畫廊，展出的其實大都是繪畫作品，可見市場對於藝術的了解與支持，仍局限於：有繪畫技巧的、可掛在牆上裝飾的、實質可掌握的。

台北唯一一個以裝置藝術為主的畫廊「伊通公園」(台北市伊通街41號2F)，由年輕的劉慶堂和陳慧嶠負責。他們用商業攝影所賺的錢，來維持畫廊。而展出者的作品若完全沒有賣出，則須提供一件作品給畫廊，分攤部分費用。

這些現象顯示，非繪畫類型的當代藝術創作者在台灣所面對的困境。他們不但缺乏展出場所，也沒有甚麼經濟支援，而如果展覽又聽不到任何回響，心情總是十分鬱悶的。尤其作品難有機會到其他城市再現一次，因此作品的生命都十分短暫，在來不及給人烙下印象時就消失了。

也因為缺乏詮釋者，台灣創作者對於當代藝術發展歷史所提出的各種對於藝術體系的思考，也常是不聞不問的。為甚麼藝術總出現在典雅的畫廊？為甚麼由收藏者的品味決定藝術的走向？為甚麼作品都是一個完成的、而不是經驗的過程？似乎，作品能不能換成鈔票，才是創作者真正關心的問題。

但即使一些對藝術體制有所反省，並且走出過去藝術形上的思考，試圖和現實時空有所對話的創作，有時卻被解釋成跟着西方有樣學樣。詮釋觀點未能多樣化(因為詮釋者缺乏)，偏狹的認知所帶來的扭曲，也是台灣當代藝術的瓶頸。

也許這都只是過渡現象。當台灣經濟持續成長，藝術開始成為休閒文化的一環時，我們的藝術活動也有漸趨活潑的趨向。而當台灣在政治、經濟上，不斷尋求從孤立的困境走出，藝術上，也希望能參與更多的國際展覽。而這個希望，從過去台灣只做為國際大展的參觀者，到去年終於有台灣藝術家——李銘盛獲邀到威尼斯雙年展展出，似乎逐漸有了落實的機會。如何直接與西方當代藝術產生對話關係，並且提出自主的詮釋，是台灣當代藝術正在努力的目標。

義大利藝評家奧力瓦(A. Bonito Oliva)曾指出，西方當代藝壇是文化代理人(即藝評、展覽策劃)的戰場，因為他們才是塑造藝術附加價值(創造市場)的魔術師。但反觀台灣，卻只有少數幾個當代藝術工作者，燃着零星的火苗。因此，當西方對這些代理人權力過份膨脹，對他們引領的方向展開反撲的時候，我們相反的，可能希望這個以文化代理人為中心的體系能再茁壯一點。因為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是在於詮釋當代藝術與台灣現實時空的關係，以扭轉西方藝評家來台灣時，有的帶着異國情調目光，認為台灣當代藝術背棄了自己的傳統文化，有的或以西方觀點認為台灣藝術落後等等說法。

如何直接與西方當代藝術產生對話關係，並且提出自主的詮釋，是台灣當代藝術正在努力的目標。

吳瑪柮 台灣著名藝評人及藝術創作者。